

## 读后记

致敬编者  
膜拜峻青

——《峻节华章耀汗青》读后

许锐锋

今年盛夏的一个午后，烟台大雨滂沱。打着小伞，冒着大雨，贺宗仪先生把一本刚刚出版的新著——峻青先生纪念文集《峻节华章耀汗青》亲自送到了我的手中。当时感动得我是五体投地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贺先生任烟台市文联副主席多年，是烟台不可多得的诗赋名家，又是全国“联坛十秀”“齐鲁联坛十杰”。其文字功底深厚，思维敏捷，灵感四溢。而他又是峻老生前的莫逆之交和超级粉丝。所以，由他亲自主编的这本纪念文集，绝对是鲜有人能企及的。

贺先生的雨中送书，给我以“雨中送伞”和“雪中送炭”之感，更使我感受到了他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的真诚——仅仅因为书中收录了我的一篇小文《抒怀旧之蓄念，吟伤今之离情》（峻青经典短篇小说《黎明的河边》解读），就让他不辞辛劳，送书上门。彼时情景，始终温暖心间，这既是贺宗仪先生敬业精神的体现，也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传递！

久负盛名的峻青，是胶东红色文化的一面旗帜，是烟台的一张弥足珍贵的文化名片，也是胶东人民乃至山东人民的骄傲。学习峻青、缅怀峻青，为了传承的纪念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2019年8月19日，中国当代著名作家、书画家、烟台人民的骄子峻青走完他96岁的人生历程和70多年的创作生涯，与世长辞。故乡人民沉痛悼念，深情缅怀。作为曾有幸得到过先生垂爱，并长期受到其作品滋养和精神感召的贺宗仪先生，怀着崇敬和悲痛的心情，含着热泪撰写了两篇怀念文章，分别发表在《烟台日报》和《烟台文艺评论》上，寄托哀思。也就是从这时起，他萌发并着手筹划选编峻青先生纪念文集。

他历时4年，从各种书籍、报刊和网络媒体查阅了海量的文史资料，遴选出150多位作者的220余篇诗文编入纪念文集，形成了总字数达到45万字的鸿篇巨制。其中的难度和甘苦可想而知，其中的辛劳和付出不言而喻！

贺先生为我送书那天，正赶上上下下瓢泼大雨，他不无调侃地说：“想必是天公故意安排咱们多聊一会儿。”从聊天中得知，他们在编写本书中遇到的最大、最多的困难是对多个文



本中同一件事不同提法的考证。对作品细节与事实不符之处，他均做了纠正。对于文字和标点符号方面的错讹和不规范之处，也予以订正。他和副主编李秀丽女士为此下了巨大的功夫，耗费了巨大的精力。他们一丝不苟、认真负责，不求任何个人利益，纯粹地为故人、为文学而付出的这种无私奉献精神，不仅仅是一种行为，更是一种情感和态度，一种对峻老的心灵朝圣，也是对每一位文章作者负责和尊重的热情。

在我们的聊天中，贺先生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。有一次，他读峻青的序跋时，获悉峻老曾为李群所著《观沧海》作序。峻老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高度评价作者写峻青的文章《冷峻且苍青》，称赞：“看后觉得真是文如其人，其文就像他一样俊逸，文笔灵动洒脱，写法自出机杼，别开生面呈现，可以说新闻中很少，文学圈也不多见。”他想峻老看好的这篇文章肯定不错，若不收入纪念集中，将是一大遗憾。于是便请峻老女儿帮助查找这本书（峻老作序的书，其作者肯定会赠送峻老样书），或从峻老电话簿和手机上查一查此人的电话以便联系。孰料不及的回复却是“需要等待”（因其父亲的遗物都打包封上了，需要等其在国外的姐弟回国之后才能共同查看）。就这样，半年过去了，也没能等来结果。好在宗仪想方设法找朋友帮忙，最后在作者后来出版的另一本书中找到了那篇文章，问题才得到了解决。编书中像这样类似的细枝末节比比皆是，不胜枚举。

编书不易，出版更难。因为出版经费短缺，编者事先联系的一家省级出版社迟迟没有回音，后来还是作家出版社慧眼识珠，玉成此事，得以出版。幸哉幸哉！此书的出版没有花费一分钱公款，完全由编者自筹和峻青的崇拜者鼎力相助而成。

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纪念，在于缅怀，更在于弘扬和传承：礼赞先贤，千古流芳。激励后辈，万世敬仰。

## 创作谈

## 植根的土地与心灵的天空

陈占敏

2021年11月，我的长篇小说“乡思三部曲”《大水》《棉花树》《残荷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，《中华读书报》记者对我进行了专访，访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是：作为山东本地作家，地域对你有什么影响？我说，我出生在古东夷地区，现在工作的这座城市也是东夷文化的发源地，这里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交界地区。我作品里那种历史感、沧桑感、道德感是鲁文化的积淀，而那种看似荒诞的想象描述则是齐文化的因子。地域文化对我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，我的想象飞扬浪漫、凌空高蹈，而我情感的根却深深地植于这片乡土。

对于如今的作家而言，“土地”已不仅仅指生长的乡土，还指生活、工作的地方；而心灵的天空，指的则是作品所达到的思想境界。

喜欢读书的人会发现，一个优秀作家、一部经典的作品，往往都与一片土地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。像列夫·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作家，包括后来写出《日瓦戈医生》的帕斯捷尔纳克，都深受俄罗斯那片土地的影响。

据记载，当年果戈里的《死魂灵》写成以后，读给普希金听。普希金是从不流泪的，听果戈里读着读着，普希金流泪了。他流着眼泪说：“我们的俄罗斯多么忧郁啊。”我的文论专著俄罗斯文学笔记就从普希金的话里取了一个题目：《忧郁的土地》。

离开俄罗斯那片土地，来到拉美。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，也只能产生在拉美那片神奇的土地上。以马尔克斯、富恩特斯等那一批作家为代表的“拉美文学爆炸”也只能产生于拉美那片土地。拉美那片独具魔幻色彩的土地深深地影响着作家的心灵，因而滋生出了那样独具魔幻色彩的作品。

一片土地不仅对文学作品有影响，对于其他方面也影响很深。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曾经说过：“一个民族永远留着他们乡土的痕迹，而他定居的时候越愚昧幼稚，身上的乡土痕迹越深刻。”看，一片土地不仅仅影响了文学作品，还影响了民族性格。

孟德斯鸠曾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国家制度和文

类型也取决于地理环境，尤其是气候。一片土地都影响到了国家制度、文化类型，它对于文学的影响，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。

一片土地对于大作家和经典作品有影响，对于一般文学写作者的意义同样重要。一个写作者在他生长、生活、工作的这片土地上扎根越深，他的作品根基就越深，就不会轻飘，不会虚浮。这只是一个方面，另一个重要方面是：一个好的作家、一个好的文学写作者，他的写作要超越这片土地，这就是我要强调的心灵的天空。

鲁迅的那片土地是鲁镇，浙江绍兴的一个镇，孔乙己产生于那里，阿Q产生于那里。但是鲁迅的作品并没有局限于鲁镇。孔乙己只是在鲁镇吗？别的地方不是也有孔乙己吗？阿Q的精神胜利法，到现在还被好多人奉为立世法宝。这就是一个优秀作家、伟大作家的超越性，他心灵的天空打开了，并且打开得越浩瀚越广阔，他作品的普遍性意义越强，境界越高。

曹雪芹生活在曹府，跟那群少男少女生活在一起。《红楼梦》写大观园里的贵族生活、宝黛爱情，曹雪芹寄托的不仅仅是对书中某个人物命运的同情，而是通过大观园这一方小小的土地，寄托对于生命的悲悯。生命的终极悲剧上演的舞台不仅仅在大观园，不仅仅在中国，而是在整个人类世界，自古至今，以至永远，这样一场悲剧一直在上演。

美国作家福克纳一直在写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，他称之为“邮票大的地方”。他在那邮票大的地方写的是什么？他写的是在美国南北战争巨大的阴影下人们的生活、人们的挣扎、人生的“喧哗与骚动”。他的长篇小说《我弥留之际》《喧哗与骚动》，不就是在写这个吗？

英国作家哈代，狄更斯之后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，一直在写他的维塞克斯、爱顿荒原。他的长篇小说《德伯家的苔丝》《还乡》《无名的裘德》，还有《卡斯特桥市长》《远离尘嚣》《林地居民》《一双蓝蓝的眼睛》，一直在写爱顿荒原、威塞克斯。可是，他在作品里写的苔丝的悲剧，

意义却远远超出了威塞克斯、爱顿荒原。苔丝的悲剧不是也在世界各地那些青年女子身上上演吗？无名的裘德以那种卑微的身份，想挣脱他出身的束缚，走向高处。可是，社会现实、宗法制度无情地压着他，他怎么也攀不上去。裘德的命运即便在当代，特别是一些家庭出身卑微的青年身上，都能找到影子。

正是这样一些作家，用不朽的作品提醒我们突破地域的局限，打开心灵的天空。康德有句话说得好：“有两样东西越来越让我充满了有增无减的惊叹，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。”也许可以这样说，康德在想，头顶的星空如此浩瀚，星斗闪耀，作为一个人，即便整个人类，在这浩瀚的星空下，无垠的宇宙中，显得多么渺小啊！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，会不会想到天理昭昭，会照见世间一切，不管是作恶，还是行善，头顶的星空都在照耀着，一丝一毫也隐瞒不了啊！写作者内心的道德法则应该与星斗的运行对应，只有这样，人类世界才能在浩瀚的星空下健康发展。

那么怎样打开心灵的天空呢？局限于一时一地，眼界不能开阔，单单出去旅游不行。老话说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可读什么，怎么读？唐代，一个勤奋的读书者，他一生读书不辍，能把中国自古至唐代的书全部读完。到了宋代，由于新的印刷术发明出来，印的书多了。自古至宋代的书，一个读者再怎么勤奋，也读不完了。说到读书，大学者钱钟书曾经有过豪言壮语：“横扫清华图书馆。”那么，我们现在读书怎么读？书这么多，书出得这么滥，还能遇上书就读吗？2023年，开发区图书馆找人写几句话，要做一个大牌子放在图书馆，倡导读书。我是这样写的：“视读书为朝圣，谦敬端肃，当然更需甄别与拒绝。”读书，就是要经过严格的甄别，不值得读不应该读的书，坚决拒绝。

愿我们的根扎得越来越深，愿我们心灵的天空打得越来越开阔，愿我们的文学星斗在群星璀璨的天空闪耀。